

# 大梵

杜安隐 著

# 官

繁华落尽情转空  
血泪铸就大梵宫

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# 大梵

杜安隱 著

# 官

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大梵宫 / 杜安隐著. —成都: 四川文艺出版社, 2019. 9  
ISBN 978-7-5411-5446-1

I. ①大… II. ①杜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 
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9)第196175号

DAFANGONG  
大梵宫  
杜安隐 著

责任编辑 彭 炜  
责任校对 蓝 海  
封面设计 叶 茂  
内文设计 史小燕  
责任印制 唐 茵

出版发行 四川文艺出版社(成都市槐树街2号)  
网 址 www.scwys.com  
电 话 028-86259287(发行部) 028-86259303(编辑部)  
传 真 028-86259306

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2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  
印 刷 四川五洲彩印有限责任公司  
成品尺寸 165mm × 235mm 开 本 16开  
印 张 32.75 字 数 540千  
版 次 2019年9月第一版 印 次 2019年9月第一次印刷  
书 号 ISBN 978-7-5411-5446-1  
定 价 69.00元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。如有质量问题,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。028-86259301

## 目录

|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[ 第一章 ]   | 序章 .....        | 001 |
| [ 第二章 ]   | 宇文开：窃听者 .....   | 006 |
| [ 第三章 ]   | 慕容伽兰：斩郎刀 .....  | 012 |
| [ 第四章 ]   | 慕容信：窗前黑影 .....  | 019 |
| [ 第五章 ]   | 慕容伽兰：佛见笑 .....  | 025 |
| [ 第六章 ]   | 智仙：天命 .....     | 032 |
| [ 第七章 ]   | 慕容信：千日醉 .....   | 036 |
| [ 第八章 ]   | 慕容伽莲：玄圃 .....   | 042 |
| [ 第九章 ]   | 慕容伽兰：卧佛 .....   | 047 |
| [ 第十章 ]   | 宇文虎：屠龙剑 .....   | 052 |
| [ 第十一章 ]  | 那庆召：变机 .....    | 059 |
| [ 第十二章 ]  | 宇文雄：夜白与追风 ..... | 063 |
| [ 第十三章 ]  | 崔文庭：琵琶女 .....   | 067 |
| [ 第十四章 ]  | 慕容伽莲：入宫 .....   | 073 |
| [ 第十五章 ]  | 梅雪衣：血晕 .....    | 078 |
| [ 第十六章 ]  | 青莛萝：小迷楼 .....   | 081 |
| [ 第十七章 ]  | 尉迟公：花神曼陀罗 ..... | 085 |
| [ 第十八章 ]  | 宇文周：情欲之花 .....  | 090 |
| [ 第十九章 ]  | 慕容伽莲：火照之路 ..... | 097 |
| [ 第二十章 ]  | 宇文开：比武招亲 .....  | 104 |
| [ 第二十一章 ] | 李甄梅：人面花 .....   | 110 |

|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[ 第二十二章 ] | 崔如素：万岁丹.....         | 117 |
| [ 第二十三章 ] | 宇文雄：昆仑殇.....         | 125 |
| [ 第二十四章 ] | 秦花：瑶华殿.....          | 129 |
| [ 第二十五章 ] | 郑郟宗：御风术.....         | 138 |
| [ 第二十六章 ] | 青莛萝：朝霞殿.....         | 145 |
| [ 第二十七章 ] | 宇文虎：丹药.....          | 151 |
| [ 第二十八章 ] | 宇文周：老君台.....         | 158 |
| [ 第二十九章 ] | 宇文雄：祭战神.....         | 166 |
| [ 第三十章 ]  | 青莛萝：安乐殿.....         | 174 |
| [ 第三十一章 ] | 慕容伽莲：德寿宫.....        | 183 |
| [ 第三十二章 ] | 崔如素：黑山寺.....         | 190 |
| [ 第三十三章 ] | 梅雪衣：又是不归来 满殿花自开..... | 197 |
| [ 第三十四章 ] | 宇文雄：战神之战.....        | 205 |
| [ 第三十五章 ] | 宇文周：玄圃狩猎.....        | 213 |
| [ 第三十六章 ] | 李甄梅：月灯阁.....         | 225 |
| [ 第三十七章 ] | 那庆召：踏雪寻梅.....        | 233 |
| [ 第三十八章 ] | 郑宓：幻术心咒.....         | 242 |
| [ 第三十九章 ] | 宇文虎：杏花天影.....        | 252 |
| [ 第四十章 ]  | 崔文庭：听雪敲竹.....        | 261 |
| [ 第四十一章 ] | 梅雪衣：寒冰魄.....         | 269 |
| [ 第四十二章 ] | 宇文周：血月.....          | 276 |
| [ 第四十三章 ] | 那罗延：猎手.....          | 284 |
| [ 第四十四章 ] | 秦花：瑶华殿春色.....        | 292 |
| [ 第四十五章 ] | 宇文虎：与众神交易.....       | 300 |



|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[ 第四十六章 ] | 慕容伽莲：贺礼 .....     | 309 |
| [ 第四十七章 ] | 宇文开：妓馆环采阁 .....   | 317 |
| [ 第四十八章 ] | 宇文周：养寇自重 .....    | 325 |
| [ 第四十九章 ] | 宇文虎：长秋殿的血色 .....  | 334 |
| [ 第五十章 ]  | 宇文雄：真假皇子 .....    | 341 |
| [ 第五十一章 ] | 慕容伽莲：玉牌 .....     | 349 |
| [ 第五十二章 ] | 宇文开：大祸临头 .....    | 356 |
| [ 第五十三章 ] | 郑宓：夏至荷宴 .....     | 365 |
| [ 第五十四章 ] | 宇文虎：大梵宫 .....     | 374 |
| [ 第五十五章 ] | 宇文雄：死地逃生 .....    | 381 |
| [ 第五十六章 ] | 慕容伽莲：畅音阁的秘密 ..... | 389 |
| [ 第五十七章 ] | 那罗延：安乐殿的结盟 .....  | 397 |
| [ 第五十八章 ] | 宇文虎：屠龙者 .....     | 405 |
| [ 第五十九章 ] | 郑宓：文通残锦 .....     | 416 |
| [ 第六十章 ]  | 那罗延：太仪殿 .....     | 426 |
| [ 第六十一章 ] | 梅雪衣：逃离霜云殿 .....   | 434 |
| [ 第六十二章 ] | 尉迟公：白桦林深处 .....   | 442 |
| [ 第六十三章 ] | 慕容伽莲：流苏花树 .....   | 451 |
| [ 第六十四章 ] | 崔文庭：哀鸾孤桐上 .....   | 460 |
| [ 第六十五章 ] | 宇文开：泄密者 .....     | 468 |
| [ 第六十六章 ] | 那罗延：禅让 .....      | 476 |
| [ 第六十七章 ] | 宇文开：与黑暗同舞 .....   | 484 |
| [ 第六十八章 ] | 慕容伽兰：兰德宫 .....    | 491 |
| [ 第六十九章 ] | 崔文庭：偏殿之喜 .....    | 500 |
| [ 第七十章 ]  | 那罗延：龙者位 .....     | 509 |
| 后 记 ..... |                   | 518 |

## [ 第一章 ]

## 序 章

世间万物的宿命，其欲望本质富于荒诞，其理想最终湮灭，其命运必为悲剧。

立夏，天地始交，万物并秀。

柱国公慕容信在汉白玉铺就的路上踽踽独行，陛下宇文虎召集群臣在东都城君臣议事的殿宇“安乐殿”宴饮。

四月的东都城，草长莺飞，春意荡漾，慕容信心神不宁，眼前春光视为中空无物。玉阶两旁错落有致安放着盆盆碧色牡丹，迎风卖弄花姿风情。他瞥见前方一身朱袍的尚书崔如素，正驻足凝神赏花，便收住脚步。

“崔尚书也爱做牡丹花下鬼么？”慕容信稳住心神，假意轻松与他戏谑。

“柱国公是东都城方圆百里的俊男子，风流鬼的雅号，老夫哪受用得起？”崔尚书不阴不阳回击，慕容信被呛得无言以对。

他悻悻望向远方，远方空旷，这约定好的曹柱国公怎么还不现身？

“牡丹真国色，何人不爱怜？陛下竟肯将他最爱的‘欧家碧’悉数搬出来共赏，个中深意，大有玄机，你说是不是？柱国公？”

崔如素双手扶正头颅上的官帽，将慕容信天马行空的纷乱愁思拉回现实。

“欧家碧”原是平城的欧姓花师用药壅培白牡丹根下，使得花开浅碧色，是极为珍稀的牡丹品种，作为贡品，每年仅供奉朝廷。

“当今天下太平，百姓安居乐业，陛下不过是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心境。哪有玄机可言！”

慕容信深有同感，但他只能极力掩饰。

“帝王的心思，身为下臣，哪能猜得透呢？听说曹柱国公今日将献上一位善舞吹簾的佳人给陛下？他不是一向鄙视以女色伺君的手段？何以转性了？”

崔如素扁平的鼻头触碰着牡丹花瓣，面带狐疑发问。

“上有所好下必甚焉。崔尚书难不成还以为曹某人另有所图？”不等慕容信回话，矮壮矫健的柱国公曹贵面罩青色，疾步走来，闷声替他解围。

“柱国公多虑了，佳人何在？”崔如素是以城府深沉易称，绰号为崔狐狸，他堆起笑脸，向曹贵身后张望。

“崔尚书少安毋躁，佳人已送入后庭，宴席时，便能见到。”曹贵平静的口吻背后，潜伏着不安的躁动。

“好，那崔某先行告退一步。”崔如素讪笑着作揖离开。

慕容信与曹贵并肩同赏“欧家碧”，微风吹来，牡丹的清芳盈面。

“黑鱼儿，还是放手算了，打打杀杀大半生了，该过安稳日子。”

慕容信叫着他的小名，曹贵生得黝黑，身子滑溜，自小就爱在湖底钻进钻出，还真是名如其人。慕容信抬头望天，天际飘来一朵乌云，黑压压地令人窒息。

“你没见我这身红袍？他爱绿，阴气沉沉的绿，我偏喜红，像火一样燃烧，像火一样热烈，像火一样辉煌！”

曹贵扑打着纹绣瑰丽神兽图案的朱红锦袍，神色凛然，嗓音嘶哑，是做好向死后生的准备了。

“火？容易引火烧身，黑鱼儿。”慕容信面对曹贵的执拗，不再徒劳劝阻。

“不管了，是福是祸，是成是败，即刻见分晓！”曹贵将慕容信的袍领扶正，语调悲壮。

“黑鱼儿！”慕容信原地立定，轻声呼唤，两行浊泪滚滚而下！他想起了当年，两人一同习武入伍，一同浴血沙场，出生入死——他们，一个是鲜卑人，一位是中原汉人，习性各异，并不影响生死与共的交情。

安乐殿上，文武百官相对而坐，高坐龙椅上的陛下宇文虎，戴着精细的纱帽，椭圆冬瓜面上，肌肉松弛，眼袋乌青，是沉湎酒色的纵欲疲态。唯独一双虎眼折射出灼灼精光，不怒自威，令人胆战心惊。

慕容信迟疑着坐到他的席位上，右侧座位稳坐着东疆石头城的守日大将军尉

迟公，他暗自诧异这尉迟公不镇守边关要害之地，跑回来干什么？左边空位是陛下皇兄宇文周的，他素不注重中原文化的礼节仪式，迟到也是常有的事，慕容信倒不多想。

殿宇上空本用七彩琉璃镶嵌，平素幻化出神秘瑰丽的光晕，现在是被一层碧色纱幔笼罩，透出青幽幽的鬼魅阴影，想到碧色牡丹，在风中摇摇欲堕，他更加惴惴不安，这与平日光明敞亮的朝堂太不一样了。

眼前白衣飘飘，一群穿素雅白纁舞衣，佩饰珠翠，舞鞋上缀有明珠的美女们在秦筝赵瑟挟笙等的交响乐中高举长袖，翩翩起舞，宛如天上飞仙。

“哎呀，还是都城好，老夫已许久未能观赏这《白纁舞》了！”

黄发豹眼的尉迟公手执酒樽，眼珠通红，瞪着宴席中婀娜多姿的舞女们，喷着满嘴酒气，开怀感叹。

慕容信低头喝酒，假作未听见，不便掺和。这尉迟公与他，曾是战场上的对手，平日交集不多。

“扬眉转袖若雪飞，倾城独立世所希，琴瑟未调心已悲，任罗胜绮强自持，忍思一舞望所思，将转未转恒如凝！边关胡姬常清唱《白纁舞》，始终难睹芳颜，承蒙陛下隆恩，才算大开眼界。”

尉迟公的脸颊泛出边境寒风吹出的两团枣红，兀自饶舌，言辞中的谄媚，听得慕容信很不是滋味。任是战场上多英勇的好汉，到了这温柔乡，都得乖乖投降。

镇守边关是苦差，慕容信也是从边疆苦寒地过来的人，他向尉迟公举杯，用袖袍遮挡半张脸，眼角瞟向曹贵，他也正望着他！干了！他抬头闭眼饮尽杯中酒，油然生出“明日隔山岳，世事两茫茫”的苍凉悲壮。

朝堂中央，舞女们双手举起雪白如练的飘曳长袖，折腰转身，表演着“掩袖”“拂袖”“飞袖”的撩人舞姿，她们含笑流盼，如诉如怨，在白袖遮挡下，露出轮廓完美的侧颜，眼神勾魂摄魄，舞姿妖冶魅人，陛下与座中的王公大臣们欢笑畅饮，好一派君明臣贤的融洽氛围。

白衣舞娘们退场后，浑厚激昂的鼓声雨点般敲响，披着透明红薄纱金点的一位舞女赤着雪白的双脚旋转进场，此女面相冷艳，额头中间点有朱砂红点，碧眼薄唇，身材曼妙，显出异域风情的神秘性感。

慕容信清楚这就是曹贵献给陛下的佳人，她跳着《婆罗多舞》的哑舞。

耳畔鼓点阵阵，额头浸出冷汗，慕容信畏惧地低头，从来没有的紧迫与恐惧如猛浪袭来，眼尾瞥见巨大的宫门被将士悄然锁住。这不合常理！他放下酒樽，按住腰间佩剑，以防不测。

鼓声戛然而止，陛下从花纹繁复的龙椅上起身，举起莲花金杯，虎眼是君临天下的傲慢气势，他朝台下众臣高声而言：“人生苦短，譬如朝露来去无踪，金戈铁马，当以醇酒畅饮豪情！”言毕，带头饮尽金杯酒。

台下众臣山呼万岁，群起痛饮，鼓声继续敲响，慕容信坐立不安，红衫舞女凄厉的惨叫突地传来，他惊得霍然起身，眼前飞逝一道闪亮的光芒，是舞娘红唇吐出薄如蝉翼的雪亮刀片，正向座上的陛下直端射去！

此起彼伏的惊恐叫声响彻朝堂，士兵、护卫、舞女、乐师们四处奔走的纷乱脚步声，充斥着慕容信的双耳。

陛下遭曹贵暗杀了！他本能反应，正要抽出宝剑，却被尉迟公的一双大手强行摁住，动弹不得。

“你要造反？”他挣扎着偏头怒喝。

“是你要造反！”尉迟公的神情，是猫捉老鼠的戏弄。

慕容信惊惶地搜寻着曹贵，曹贵早已被卫士五花大绑，他身旁的卫士们早在宇文周的利刃之下倒地身亡，割断的头颅如西瓜满地骨碌滚动，慕容信见到迟迟未回座位的宇文周，他嘴角的冷笑，是洞穿阴谋诡计的得意。

曹贵嘴里塞了一团脏物，呜呜乱叫挣扎不能言语，眼里迸出怒火，正直直射在慕容信的脸上，他认定他出卖了他，身躯伟岸的慕容信来不及辩解，就被尉迟公狠狠压在桌上，自身难保。

“将乱臣贼子曹贵带上来，孤要看看他为何要自不量力来造反？”宇文虎手按屠龙剑柄，脸色铁青，御榻前方的地上，当了替死鬼的宫女尸体横在殿前，红衣舞女早已气绝身亡，背上的利剑伤口渗出的血滴如出土的蚯蚓，在凹凸莲花地板上蜿蜒向前。

太监与宫女们面无表情地忙碌着清理杀戮现场。

慕容信惶恐不安，曹贵造反的秘密，是谁泄露出去，才让陛下部署周密，令他全军覆灭？想起昨夜窗外那道诡异的黑影，他顿感死神临近。

头顶上方的轻纱帷幕被利刃划破撕裂，无数手握兵器的武将从天而降，密集地维护着宇文虎的安危。

曹贵被推搡着押送到宇文虎脚下，宇文虎挥手示意，侍从将曹贵嘴里手巾扯出来，曹贵目光如炬，冷眼四顾，朝廷上下陷入可怕的静寂，大家都在静待这位胆敢弑君的曹柱国公开口。

“自古成者王败者寇，宇文虎，老夫今日下场，不出十年，也是你的下场！”

曹贵面无惧色，怒吼完毕，扫视周遭人头，慕容信听得心如刀割，曹贵话音刚落，就口喷鲜血，扑倒在殿上吭哧着犹作困兽挣扎——他欲咬舌自尽时，被宇文周发现，一拳击碎满嘴好牙。

“叛乱者不得好死！押叛臣曹贵到殿外，让他尝尝万箭穿心的滋味！”宇文虎面色阴森下死令。

慕容信素知宇文虎手段残忍，他无非是杀鸡儆猴，威慑群臣。众人将曹贵抬到殿外，即刻退下，高处密布的弓箭手，利箭唰唰射向曹贵，慕容信不忍目睹，耳边是曹贵的死前咒语：“谁终将声震人间，必长久深自缄默；谁终将点燃闪电，必长久如云漂泊！”

刹那间，曹贵成了弓箭手练习的稻草人，浑身扎满毒箭，黑血迸涌，跪着毙命！

慕容信眼见好兄弟死得如此惨状，五内俱焚，却不敢当场流露半分悲伤。陛下宇文虎目如野狼，瞪视着他，良久不语。

慕容信脊背发冷，曹贵误会他，陛下已生疑心，他与他的慕容家族怕是逃不掉一场浩劫了。

## 第二章

### 宇文开：窃听者

宇文开是宇文家族中的一位异数。

骁勇善战是鲜卑血统的主基因，他的阿爷宇文泽，是东都城赫赫有名的战神，位至柱国公。长兄宇文雄，追随阿爷出兵征战，誓要成为新一代战神。生在武将世家，父兄皆以弓马显名，就出了位宇文开独好博览群书，精熟典章制度，沉迷工艺技能。

能得此天赋又蓬勃发展，缘于宇文开的阿娘——一位西南边陲李姓工匠世家后代的汉家女。

宇文开在她的箱笼翻出被祥云花纹缎面包裹严实的《缺一门》古书，便一发不可收拾。他卖力地捣鼓着工匠活，每出新品，必会给阿娘炫宝。

阿娘李甄梅是虔诚的佛徒，她的故土四季如春，人人礼佛，每日晨起，净水、插花、燃香供奉佛祖，是她的必备功课。

宇文开恭敬地端坐胡床，等候拜佛的阿娘，阿娘背影窈窕，在檀香萦绕的室内，阿娘转身，露出腮边红晕，状若时兴的“桃花妆”，头插银蝶步摇簪，随风发出银器相碰的动听轻响。

李甄梅的凤眼流淌着星辰般的柔情，嗓音婉转：“开儿，让阿娘瞧瞧。”说完，与他相对而坐胡床上。

宇文开毕恭毕敬呈上楼台。

“嗯，造型惟妙惟肖，开儿，你日后就干这营生，不要学你长兄堂弟们，成日就晓得舞枪弄棒，打打杀杀，只怕难得善终。”



李甄梅转动着掌中楼阁，赞许地为儿子指明前方的路。

“阿娘，长兄宇文雄是天地间的大英雄，十二岁就能骑马奔驰，左右射箭，骁勇敏捷，奔驰如飞，他常对我说：‘自古名将，只有韩信、白起、卫青、霍去病成为美谈，但我考察他们的行事风格，还不足以令我崇尚。要是他们与我同时代，我才不会让这些小子独占高名！’”

“你长兄？他经历过多少生死？你阿爷厮杀沙场，屡屡几乎丧命的血腥残酷，阿娘遭遇过，只想你日后落得个平安无事最好。”

宇文开见阿娘面色发白，她就是败兵的女儿，亲眼见到父亲被敌军斩首，逃亡后，不巧遇上敌将宇文泽，俘虏成为他的小妾。

“自古圣贤，文武不备而能成其功业者，少之又少，普天下的男子汉大丈夫，有勇无谋者也能成为武将。开儿，宇文家族不缺带兵打仗的人物，你也无须当这看似威风凛凛的所谓将军，却不知是生死命悬一线的赌徒，说甚大将军！让那些不要命的勇士去争夺厮杀罢了！”

阿娘脸色涨红，神色激动，战乱中的人，命运叵测。她成了杀父仇人的女人，而这仇人还宠爱她。这其中的爱恨情仇，如何说得清？

婢女碧云捧着一对白瓷莲花纹小足缸的茶盘走来：“夫人，这是将军托人从西南采摘的黄芽新茶，用了山泉水煮沸冷却后泡好，请夫人享用。”

黄芽茶是珍贵的贡品，府中上下，唯阿娘最喜饮用。

“嗯，果然鲜嫩，开儿，你也来尝尝？”李甄梅饮下一口茶汤，神色舒坦，毕竟是她故土之物。

宇文开摇头拒绝，他乐意遵从的是阿爷宇文泽要宇文家族的男儿们大口饮酒的致命。

“阿娘，开儿独爱畅饮‘梨花春’！”梨花春是上等的佳酿，此酒在梨花怒放时酿制出锅，酒味浓郁，甘冽，而梨花，又是美得不可方物的花中尤物。宇文开就爱这花开满树的繁华与满树的落寞并存。

“好男儿，是得有豪饮的本性！开儿，阿娘只知，打江山，圣上需要将军，江山坐稳当了，圣上需要工匠，一朝天子一朝臣，宫殿也需改朝换代呢，自古使然。他得建造比从前的皇帝还大、还豪华的宫殿不是？天底下的皇帝，谁不认为自个儿本事最大？为长远计，你就当工匠中的盖世英雄，也不辱没家族荣誉。”

阿娘极力怂恿宇文开学技艺傍身，他自然听从，这原本是他所爱。

“开弟何在？走，到大黑山去！崔文庭已出发了。”长兄宇文雄的伟岸身躯出现，如一座移动的大山，惊扰佛堂清静。

他常是人未到，声先到，不经约定，临时兴起命令他。

“去吧，你长兄性急，动作麻利点！”李甄梅习以为常，笑着催儿子出门。

“是，长兄。”宇文开恭敬从命。

到大黑山狩猎，宇文雄必定叫上宇文开同行。还有一位同伴，是尚书崔如素的公子，学识渊博的崔文庭，三人是雷打不动的都城三剑客。

长兄不善言谈，与崔文庭的对话，只有饱读诗书的宇文开，才能派上用场。

都城外的大黑山，生长着漫山遍野的油松，远远望去，密集的松林黑压压地气象峥嵘，得名黑山。山里猎物不计其数，野鸡、野兔、野猪，全是猎人眼里的上等猎物。

三人狩猎，规矩早定。

进入黑山，分头射杀，擒到猎物，黑山入口大松树下聚集，烤肉喝酒，畅谈天下。

宇文开选了向东的树林深处，地上铺满厚实松软的松针，人马迈步均无声息。他从腰间的箭袋抽出箭，搭上弓弦，对准前方树下一头毛色灰黑的肥兔脑袋，正欲一箭射出，灰兔警觉地四下张望，似被惊觉，倏忽钻入树丛，不见踪影。光影从松树缝隙洒落，串起稀疏的亮片，微风吹来，松涛轻吟，宇文开索性放下弓箭，仰倒在马背上，任凭坐骑信步悠然前行。

“荒唐！你这是要置我于抄家灭门之境！”

宇文开突被平地冒出的嘶吼惊吓住，他猛地勒住缰绳，溜下马背，前面数人才能合抱的大树遮挡住视野。

他匍匐前进，屏息偷听。

“你最好慎重考虑，我是铁定要行动！你既已知情了，不参与，倘若事败，他会处置你，我的事成了，也会处置你。”

咫尺之遥，着纱帽绿衫的瘦男子，举起拳头，似在威胁，编发蓝袍、个头魁梧的男子，抬头不语，似在斟酌思虑。

宇文开脑海灵光闪现，此两人的身影、着装明明就是崔文庭、宇文雄！他顿



时意识错乱。

忙打马奔向约定的树下，遥望去，形如伞盖的油松下，空荡无人。

宇文开翻身滚下马，解开酒壶，坐在地上，先喝下半壶酒，压惊壮胆。朝廷的事，一向不关注，可父兄的举动牵涉家族安危，宇文开不得不留意。

风吹起一股黄沙漫漫，随风送来宇文雄的高歌，词曰：彩菱歌叹木兰舟，送客销魂百尺楼，还似洛妃乘雾去，碧天无际水空流。

宇文雄本是无拘无束的人，行事作风完全随性的男子，高兴时，自个敲打兵器，高歌而舞，不高兴时，骂骂咧咧，众人倒霉。

果不出所料，四五只黄狗狂吠着聚拢撕咬垂死挣扎的野鸡，扛着树枝，抱着干柴、拎着猎物的随从们分工忙碌：支架子生火烤肉，磨刀霍霍向猎物，开膛破肚，剥皮斩肉，忙得不亦乐乎。

宇文雄与崔文庭一前一后快马抵达。

“老二，你收成如何？”宇文雄的腔调历来高亢。他的蓝绣短袍，在阳光照耀下，发出刺目的光泽。

宇文开猛地惊醒，树干背后的身影，也泛出这般刺目的光芒，他确定就是他！内心痛苦万状，他为何要挑起牵连全家族性命的叛乱？他为何掩饰得神色平常？

“不敢与长兄争锋，小弟无能，勉为其难射中野兔一只！”宇文开强作欢颜回应。

“哈哈，我就纳闷儿了，我们宇文家族的男儿，哪个拉出来不是草原上的一匹骏马？就出了你个心慈手软的怪物！”

宇文开早习惯宇文雄对他恨铁不成钢的嘲讽，他平静地不发一言。

“宇文兄，此言差矣。”崔文庭跳下马来，双手拍打着掌间尘粒，从腰间扯下酒囊，向宇文开隔空抛去，“五年的梨花春老酒！”

“梨花春？”宇文开大喜过望，鲤鱼打挺飞跃起身，稳稳接在手中，何以解忧？唯有杜康。

“宇文兄，文韬武略，各有所长，你又何必小看开弟的志向！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，能名垂青史的人，也可能是宇文开，而你，宇文雄，可能臭名昭著！”

崔文庭的语调，调侃中蕴藏杀机，明明是宇文开偷听到的另一人的声调！看着他们演戏，宇文开头晕了，酒劲和惧怕令他头晕目眩。

“臭名昭著又如何？横竖也是让后人记住！名垂青史能怎样？横竖不过一堆黄土！”宇文雄神色洒脱，并不认同崔文庭的论调。

“你不仅是不要命，还很不要脸面！”崔文庭脸上闪过戏谑的笑意。

“大丈夫行事，顾忌太多，怎成气候？”

宇文雄一贯自负，他对这时代与世界生存法则的解读，有悖常人。

“大将军，肉烤熟了，请落座就食。”随从上前禀报。

三人分三个方位，盘腿坐下，用匕首割着烤熟的兔肉，抹上青盐，撕扯着咀嚼起来，每人身旁放着一壶酒，吃肉喝酒，好不自在！

“崔兄，你不是喜坐而论道？说来听听，放眼望去，谁将成为臭名昭著的英雄，谁会是名垂青史的好汉？”

宇文雄动作奇快啃掉兔腿，撩起袖袍擦拭嘴边的油滴，饶有兴致发问。

“你不是早给自己下定论了？你就当那臭名昭著的英雄？”崔文庭吃相斯文，他用匕首将肉切割成小块，细嚼慢咽。

“我指的是当今这四大显贵，中原王宇文家族、河南王崔家、漠北王慕容氏、陇西王那氏，谁能争锋？”

宇文雄手抚连腮胡须，眼神桀骜不驯。

“开弟以为？”崔文庭将目光转向卖力啃肉的宇文开。

“我一介工匠，哪会指点江山？”宇文开撩起衣袖擦拭唇角油滴，摆手推辞。

“开弟，平素你读书最多，你来说说又何妨？”长兄宇文雄下令了，宇文开不能驳回，长兄可是最要面子的人。

“宇文家族根基牢固，当今陛下英明决断，千秋万寿，照此看来，这江山，还是宇文家族掌控！”宇文开勉力就范。

宇文雄扭头转向崔文庭，迫不及待要听他的高见——他信服崔文庭的判断。

“开弟言之有理，宇文家族声势正茂，难以撼动，不过，柱国公曹贵与慕容公替宇文家打下江山，这两人，一个擅制法典法规，一位征战神勇，倘若他们联手，这天下还能维持太平么？”

此言一出，三人均默然饮酒。

宇文开不敢想象，长兄宇文雄一旦参与叛乱，他们这一脉的宇文家族将何去何从？他又何去何从？

起风了，河南王崔氏的旗帜：绣着黑蛇伏在金狮脖颈的图案，寓意“智慧与荣耀”，与宇文家族的旗帜：一头昂首屹立的黑熊，寓意“力量与骄傲”，缠绕在风中猎猎作响。

“呀，变天了！”三人异口同声道。